

两个人在一起，总有一方是卑微的

连云天被我一木棍敲倒在地，但是他很快就挣扎着爬了起来。

虽然我刚才那一下没要了他的命，但我从来不喜欢对对手心软，当连云天挣扎着要去拿起手枪的时候，我已经一脚把那手枪给踢飞了。

「混蛋！」

连云天骂了声脏话，他突然握紧拳头狠狠砸向了我的腿，但我怎么可能让他打中，正想要避开，连云天却已经扑上来，直接抱住了我！

我很清楚自己要赶紧离开他，就使劲地抬腿用膝盖撞击他的脸颊，但连云天却死死抱着我不肯松手，无论我怎么努力攻击他，他都没有要放开我的意思。

惨烈。

连云天虽然不是擅长格斗的人，但我和他打斗的感觉就是惨烈！

每一下都是拳拳到肉，这个男人比我想的要疯狂许多，当我攻击他的时候，他也会竭尽全力攻击我。

他与我之前遇到的每个对手都是不一样的。

别人在动手的时候会想着保护自己，哪怕是苏清河，都知道要护住自己的弱点。

唯独连云天不一样，他放弃了一切的防御，只想着与我拼杀到底，我们两个都是不知防御为何物的人，每一下都是竭尽全力的攻击！

我们素不相识，但同样抱着不愿再苟延残喘的信念，疯狂地燃烧着自己最后的倔强。

「砰！砰！」

老祠堂里，回响着我用肘击撞击连云天后背的声音，而他也是握紧了拳头，狠狠砸在了我的腹部。

好痛.....

我野兽般的疯狂被唤醒，我没有借助自己熟练的格斗技巧和他搏斗，而是加入了这场牲口一样的游戏。

要么他活活打死我。

要么我活活打死他。

连云天低吼着，他知道自己再被压着会处于不利的状态，终于忍痛爬起了身，抓着我狠狠地往前推。

我被他整个人抱了起来，也索性放弃一切防御，在被抱着后退的时候，我狠狠地砸击他的后背，又握紧了拳头砸他的耳朵，把他耳朵打得流血！

他如野兽般吼叫着，终于将我狠狠撞在了一根柱子上！

后背传来的剧烈疼痛，让我一下子岔了气，我强忍着痛苦，又用双手扣住了他的眼睛，使尽全力往里面挖！

「滚！」

连云天怒吼一声，他又抓起我狠狠砸在了地上！

落地的我又是痛得全身颤抖，同时用双腿夹住了他的脖子，使尽全力往旁边一滚！

连云天总算也是被我摔倒在地，我本能地想锁喉，可他已经主动扑了上来，将我压在身下，想模仿我用双手扣我的眼睛。

我来不及握拳，狠狠一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！

他被打懵了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，也是双手朝我抽着耳光，我们使尽全力攻击对方，我感觉脸颊被打得麻木了，而他的嘴角也都是鲜血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.....

这家伙是疯子。

我猛地抬起头，将额头狠狠撞在了他的鼻子上！

连云天被撞得身体后仰，我本以为他会倒在地上，谁知道他竟是忍住人体弱点被击打的剧烈疼痛，竟然也使劲地将头撞在了我的鼻子上！

好狠的家伙！

疼痛不会让他逃避，死亡也不会让他退缩，现在我们两个都坚持着最简单的打死对方的信念！

「王八蛋.....」

我也没忍住骂了一句，捂着鼻子爬起身，正要站起来，这家伙却模仿我将手肘狠狠砸了下来，身体也是朝我猛扑而来！

他完全不害怕自己的招式会不会失败，哪怕他的动作不标准，只要他坚定地永远紧贴着我，就一定能攻击到我！

我用肩膀抗住了他的攻击，疼得我咬了咬牙，但我还是很快就回过神来，一手抓住了他的头发，身体猛地起来，使劲地将膝盖撞击在他的面门上！

「砰！ 砰！ 砰！ 」

我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在撞击他的鼻子还是额头，无论如何那两个地方都是人体弱点，我只要将他打死就够了！

一下，两下，三下.....

我不肯停手，只要停手就代表着他会反扑！

终于，连云天没了力气，在我的手中不再挣扎，双手无力地耸拉下来。

我这才松了口气，将他丢到了一旁，自己也是大口大口喘着气。

突然！

原本我以为已经无力再战的连云天，竟是忽然起身扑向了我！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那膝盖就已经朝着我的脸撞了过来！

他不会格斗，但他会模仿。

他只想活活打死我，所以他不在乎自己模仿得够不够标准。

我尝试着抬起双手抵挡，可他的突袭让我来不及防御，那膝盖狠狠撞在了我的脸上，我被打得在地上滚了两圈。

头好晕.....

我努力爬起身，连云天也是坐在原地没有追上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我知道，他现在也是处于身体被打懵的状态。

哪怕我没有转身，哪怕我没有扭动脑袋，四周的一切也犹如旋转木马一样，在我的视野里旋转着。

我摇摇晃晃走向韩若雪，连走路都走不稳，终于靠在了她身上，疲惫地扯开了绑着她的绳子。

韩若雪被松了绑，她扯下嘴里的布，对着我哭了起来：「姐夫！」

那地上的手机，忽然传出了苏清河的声音：「陈识？你怎么会在那？」

韩若雪大哭着，她吓坏了，伸出双手要抱住我，而我一手抓住了她的脸，将她推到了一边，喘气道：「滚开，还没打完。」

韩若雪不敢阻碍我，她连忙躲在了旁边的位置，我扭了扭脑袋，总算觉得身体舒服了一些，直接就朝着连云天奔跑而去！

连云天还坐在原地，他被我刚才的攻击打得难以恢复，但他还是伸出了双手，迎接我的攻击！

我扭身侧踢，狠狠踹在了他的胸膛！

他死抱着我的腿，从这儿就能看出他并不擅长打斗。

我腰部发力，直接在空中转了半圈，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脑袋上！

我摔倒在地，连云天也是再次被打倒在地，他摇摇晃晃地撑起身，又一次扑到了我的身前，竟是张开了嘴，直接咬向了我的胳膊！

我痛叫一声，用力在他鼻子上砸了两下，他却还是咬着不肯松口，但我知道只要死死攻击鼻子就够了，连云天根本就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，他最后还是被我打得松开嘴往后退。

我喘着气：「你就非要打到底么？」

「我发过誓，会照顾好弟弟……」连云天用力咳嗽两声，吐出一大口血水，虚弱道，「我啊……从来没做成过什么事，连承诺都守护不好，与其狼狈地逃走，还不如死在承诺下。这样等我死了，好歹也有脸面对我思念的人。」

我伸出手，抓住了他的头发，轻声说：「很抱歉，我也是为承诺活着，我发过誓要守护她留下的一切……这个女人不能有事，否则等我死了以后，连面对那个人的资格都没有。」

我很清楚，连云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

这一拳，葬送你。

我使出了全力，狠狠砸向了连云天的脖子！

可就在这一秒，异变突起！

连云天犹如变戏法一样掏出了短刀，猛地划向了我！

我连忙收回身，那刀差点刺中我，而我往后退了一些距离，警惕地看着他：「一开始怎么不掏出来？」

他喘着气说：「我不认识你，你没惹过我，一开始.....不想走到这一步。」

他抓着刀，朝着我爬了过来，而我真的已经没有能逃跑的力气了。

我好累，身体连爬都爬不起来。

我喘着气，喃喃道：「若雪.....跑。」

「砰！」

就在这时，忽然一声枪响！

连云天的胳膊上溅起了一点血花，伴随着韩若雪的一声尖叫，她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那枪对着天花板。

原来她捡枪了吗？

可惜打歪了。

连云天手中的短刀掉落在地，他捂住了胳膊，死死地看了我们一眼，终于扭头逃跑。

这家伙还有力气跑.....

韩若雪连忙跑到我身边，她将枪递给我，哆哆嗦嗦地说：「姐夫！我用不好枪！」

我静静地看着连云天逃跑，轻声说：「哦，这枪只能装一发子弹，来不及了。」

「对不起，姐夫.....」韩若雪哭着说，「我早就想帮你了，可你们两个都黏在一起打，我怕不小心打到你。」

我摇头说：「没关系，毕竟我也不想死在你的枪下。」

手机里，一直传出苏清河的声音：「陈识！我怎么听见枪声了！你们在哪，你们没事吧！」

我说：「上后村的老祠堂.....我现在送她去医院。」

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。」

韩若雪扶住我，我艰难地爬起了身，而她忍不住一直哭，我被她哭得有些烦了，就说：「一直哭什么？」

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.....」她擦着眼泪说，「姐夫，谢谢你.....你是我的英雄。」

「你姐不会同意这么早见到你的。」

我轻轻说了一声，与韩若雪出了老祠堂。

四周还是那样荒凉，我也不知道连云天往哪儿逃了，地上甚至连血迹都没有，他真的是非常谨慎。

韩若雪害怕地问我：「姐夫，能抓住他吗？」

我说：「不好讲，这家伙既然能偷偷摸摸搞出枪来，就代表他肯定有隐藏的地方。抓住他应该是可以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他如果往山林里一躲，那恐怕也找不到他。」

韩若雪着急地说：「警犬啊！不管他躲到哪里，警犬肯定能抓住他！」

我说：「往鞋子里撒尿就能避开警犬的鼻子，山里流水也多，水能隔绝气味，警犬也不是万能的。」

韩若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她还是忍不住哭，我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只能叹了口气说：「别哭，至少你现在还好好的，我送你去医院检查。」

「嗯.....」

我全身疼得厉害，休息了好一会儿，才带着韩若雪骑上摩托车，她坐在了我的身后，也许是因为怕坏了，全程都紧紧地抓着我。

我们到了医院，才刚送韩若雪去检查，同样在医院的苏清河就着急地冲了进来。

他慌乱道：「宝宝，你有没有事？」

韩若雪坐在椅子上，她转过头，呆呆地看着苏清河。

我本以为她会扑到苏清河怀里哭，但她没有。

她只是那样呆滞地看着苏清河，这让苏清河有些反应不及，他小心翼翼走到了韩若雪身边，哆哆嗦嗦地问：「宝宝，你有没有事？」

韩若雪还是没答复。

我轻声说：「她有些害怕，要不要让她安静会儿？先让医生做检查。」

「啊，是是！先做检查！」

我与苏清河到了走廊，他焦急地在外边来回踱步，时不时伸出手揉揉眼睛。

走着走着，苏清河嘴里发出小狗一样呜呜的声音，他忽然不受控制进了旁边的楼道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我也跟了过去，一进来就看见苏清河坐在楼梯上，他身体颤抖，孩子一样抽着气，眼泪也是不争气地往下掉落。

「我差点.....我差点失去她了.....」苏清河擦着眼泪，哭着与我说，「我的生命里差点没有她了。」

我静静看着苏清河。

真实发生的剧本，是韩若雪的生命里会没有他。

在连云天为了吓唬苏清河，剁下第一根手指的时候.....他就从医院的楼顶跳了下去。

我走到苏清河面前，他呜咽着说：「谢谢你.....真的好谢谢你，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生活。」

我说：「你挺爱哭，小时候就表现得像个懦夫。」

他没有心情怼回来，就是使劲地擦着眼泪，最后把头埋在了膝盖间，真像小孩一样哭着鼻子。

我没有再继续说了，因为我也常常像个懦夫。

忽然，苏清河说：「我今天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，以前我总担心自己会牺牲在前线，会害得她变成未亡人。可今天我才知道，真正离不开她的人是我，我不能想象没有她的日子，我不能接受那样的人生.....我曾在脑海里幻想过千遍万遍，都让我难过得不能呼吸。可今天彻底发生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。」

我轻声说：「所以呢？」

「我早就该知道答案，在你失去轻月的时候，我就该知道失去重要的人是多么痛苦！我决定了.....」

苏清河忽然伸进口袋，拿出了那一盒婚戒。

这枚被他买来以后雪藏了多年的钻戒，终于也感受到了他的心意。

我说：「你认真的？」

「我认真的！我一会儿就和队长说！」

「嗯，我相信你。」

不知为何，我心里忽然松了口气。

看到苏清河终于做出这个选择，我的心里如释重负。明明我也是没什么能期待的人了，却希望他不会重蹈覆辙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。

我拿出手机，发现是陈小九打来了电话。

我与苏清河说了句有事，然后就往楼上走去，接通了电话。

陈小九在打通电话以后一直沉默。

直到我走到楼顶，有点不太喜欢现在的气氛，就问：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陈小九说：「无力回天了.....我在查那个宣传团队，拼尽了全力去查，最后却发现他们没有透露信息，我连他们是哪个团队都不知道！我尝试着去查那个时候的当地政府合作宣传团队，却发现根本没有相关的文件，完全查不到！」

我说：「那不正常吗？如果我遇到这种事，那我在举报的时候也会选择匿名，谁都害怕遭到坏人报复，我理解他们。」

「这也就代表着你完了！」

「无所谓，做错事本来就该被惩罚，我早已做好了这个准备.....」我说，「我也不需要你帮我，你是她给我留下的礼物，我不想破坏这份神圣的纯洁。」

「陈识！」

「别再与我讲道理了，我已经拯救了苏清河。你只管告诉我，我会在什么时候被捕，至少在这最后的日子.....我想去珍惜自己度过的每一秒。」

她说：「两个月后，在韩若雪的婚礼上。」

哦？

我听到这里，没忍住笑了。

至少能看到她结婚了，没想到他们俩动作还挺快。

也对，毕竟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拖着也没意义了。

我拿着手机，轻轻地说：「一直以来.....谢谢你了。」

电话那边，传来了陈小九的呜咽声：「我恨你，特别特别恨你，但我一点都不讨厌你。我把你当做我的家人，深深深深地爱着你。但我还是憎恨你毁了这一切，憎恨你毁了我心里美好的梦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了！」

「谢谢，我很荣幸有你的陪伴。虽然我们身处不一样的时空，但时间不能把我们隔开，我常常能感受到你的存在。」

「我有最后一个情报要告诉你.....说完这个情报后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，我会一直保存着对你美好的回忆。」

「嗯，说吧。」

陈小九将最后一个情报告诉了我，我拿着手机静静听完，最后挂断了电话。

回到楼下，刑警队的人们都来了，他们的大队长也来了，正在和苏清河说话。

苏清河见到我，他立即问我：「陈识，你为什么会知道那连云天绑架韩若雪的地点？」

我随口说：「清河让我送东西去公安局，在路过飞云路的时候我看见若雪被他抓了，于是我跟了上去，具体的情况你们自己问若雪吧。」

大队长皱眉说：「飞云路吗.....那边一直没什么监控探头，难怪会选这里下手。」

「是的，而且飞云路旁边直通郊区，那是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新路，那边的监控还没正式启用.....」苏清河说，「这连云天非常狡猾！」

大队长严肃地说：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抓住那连云天！竟然绑架警察家属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清河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要帮你讨回公道！你好好休息，在你出院之前，一切交给我们。」

苏清河说：「队长，有件事情我想与你说。」

「什么事？你尽管说！」

他沉默一会儿，最后终于说：「我想离开刑警队！」

顿时，那些刑警队的人们都愣住了。

他们呆呆地看着苏清河，大队长皱眉道：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可是我们刑警队的脸面！」

苏清河说：「我知道.....对不起，我这些年很累了，我想好好陪在若雪的身边。也许在你们听来很懦弱，为了女人逃离前线什么的.....」

「哪里懦弱了！」

大队长忽然严厉地呵斥了苏清河，「你首先是个人，然后才是警察！哪个人不想守护自己的家人？哪个人不想陪伴自己的家人？你的决定没有对错之分，所以我们也绝不会瞧不起你！就凭你苏清河这些年在刑警队立下的汗马功劳，有谁敢瞧不起你！」

苏清河咬着嘴唇点点头，大队长继续说：「我会帮你争取舒服点的职位，你这些年也够拼了，我就是用尽办法，也要让你好好地陪若雪过日子。」

「嗯.....还有个不情之请.....」

「你说。」

苏清河抓了抓后脑勺，不好意思地说：「兄弟们在办案吗？」

「是私事吗？如果是私事那你放心，该出去查案的兄弟们都出去了，不会耽搁查案，刘威正带着一队在调查。」

「那.....等给若雪录完口供，你们能帮个忙吗.....」苏清河小声说，「我想求婚.....」

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跟蚊子一样细小。

大队长握起拳头，砸了一下苏清河的胸口：「大老爷们，求婚怂个啥！兄弟们陪你，现在就给你安排起来！二队的都听好了，你们苏队要求婚，现在给我去最近的花店，玫瑰花什么的能买多少就买多少，我来报销！火速求婚，然后去看看一队要不要支援帮忙！」

那些刑警们连忙点头说：「是！」

他们匆匆离开医院，而苏清河还有些紧张，在走廊上来回踱步。

我说：「别紧张，想好一会儿要说什么了吗？」

「我.....我不知道，看着说吧.....」苏清河说，「我一会儿该怎么办？进去直接单膝下跪吗？」

大队长说：「你这样太直接，一会儿兄弟们把玫瑰花藏在身后，你先告诉她，对你而言她有多重要，然后再说我想守护你一辈子之类的话。等你单膝跪地的时候，我们会捧出玫瑰.....你有戒指吗？」

苏清河连连点头：「有！」

「那就行！」

刑警二队的人们办事很快，人们捧着玫瑰花回来了，他们和苏清河沟通了几次，而苏清河也很紧张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

终于，他推开了韩若雪病房的门。

我们与他一同进来了，韩若雪躺在床上，身边是蔡慧敏和那个相亲的男人王小俊。

见到苏清河来了，蔡慧敏立即皱起眉头：「你来干什么！我们家若雪都是被你害的！她差点就因为你死了，你还有脸过来！可怜我家若雪，她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要是她出了事，你可倒好，你直接换新欢！」

苏清河一时有些慌乱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别紧张。

他吞了口唾沫，和韩若雪说：「宝宝.....你没事就好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陷入了危险。我.....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在你被抓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很多.....」

韩若雪说：「我也想了很多。」

苏清河将手伸进口袋，抓住了那多年前就买下来的婚戒。

「嗯.....我发现我不能没有你，我.....」

「我们分手吧。」

冰冷的话从韩若雪口中说出，苏清河楞在了原地。

那些刑警二队的兄弟们，也是呆住了。

苏清河一时间反应不过来，他呆呆地说：「你.....说什么？」

韩若雪说：「苏清河，我想得很清楚了。我和你在一起八年了，我陪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毫无保留地将一切奉献给你，傻傻地痴痴地等着你。我就好像在黑暗里追逐着你的背影，就期盼你能回头看我一眼。」

「可是我.....」

「你先听我讲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爱你了。为了支持你的工作，我放弃了很多。你总说让我再等等你，我也等了好久。」

她噙着嘴，眼泪忽然掉了下来，呜咽着说：「我真的等了好好久.....不，我不是等了好好久，我是真的寻找了好好久好久，在这漆黑无比的深渊一遍遍呼喊你的名字，却始终见不到一点光明，始终听不到你的回音。我好贱啊.....回望这些年，我真是活得好贱啊！」

「当我被抓的时候，我开始回望我的人生。我发现自己好像飞蛾扑火，在追寻着一个不可能的火焰。一次次烫伤了自己，可在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幻想着将来能有个男人呵护着我守护着我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活得多么卑微。」

「你知道吗？当我脱险以后，在我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想着要离开你。我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，我为你等候八年，求婚的次数连我自己都数不清。而这一次.....我再也不想那么卑微了，我对于你.....等得太累太累，等到我察觉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对你已经没有了爱情。」

苏清河青筋暴露，他的身体有些摇晃，傻傻地说：「你.....不爱我了么？」

韩若雪说：「也许我一直只是想争一口气，对不起.....我当时想了好多，你是让我怎么也等候不到的人，我却差点因为你失去生命。在爱情里，总有一方是卑微的，我不愿意再做那个人。」

苏清河张着嘴，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

他呢喃道：「你.....你其实不用说那么多的.....我只想问.....你对我还有爱吗？哪怕.....就一点点。」

韩若雪冷冷地说：「没有了，请你离开。」

「嫂子你误会苏队了，其实他.....」

一位刑警二队的弟兄忍不住要说话，苏清河却抓住了他的胳膊。

他抿着嘴，转身离开了病房。

我看了韩若雪一眼。

两个月后的婚礼.....原来不是和他么？

刑警二队的人们跟着苏清河出了病房，他们忍不住问：「苏队！为什么不和嫂子说！」

「你们.....先去看看一队要不要帮忙。」

「苏队！」

「去！」

苏清河无力地招招手，身体摇摇晃晃的，仿佛要摔倒了一样。

我抓住他，那些队员们面面相觑，最后只好满脸遗憾地离开。

等他们走后，苏清河无力地靠在墙壁上，他的手还在口袋里，随后缓缓地拿出了手，五指紧紧抓着那婚戒盒子，让手指上的皮肤满是苍白，戒指盒也被握得变了形。

他似乎有些喘不过气，傻傻地说：「她.....她是认真的么？」

「什么认不认真？」

「不爱我.....这句话。」

我说：「先等等，等病房里那两个走。」

不多久，那蔡慧敏和王小俊出来了。

我又等了五分钟，让韩若雪独自一人在里面待了五分钟，然后来到病房门口，我没有敲门，而是直接打开了门。

开了门，韩若雪靠在病床上，她满脸笑容地看着平板电脑，当发现我来了，她忽然对我笑了，然后使劲地招着手：「姐夫！你看这一幕，可有意思了！」

我看了看画面，上面播放着周星驰的电影，韩若雪看得乐不可支。

我在屏幕上点了点，时间显示在六分钟，算上跳过片头一分钟，在蔡慧敏走了以后，韩若雪就直接选了部喜剧电影看。

我说：「等会儿来看，我就看看你妈走了没。」

「嗯呐！」

我关上了门，走到苏清河身边，他还坐在长椅上，转过头呆呆地看着我。

我说：「她不爱了。」

「是吗.....」

苏清河紧紧咬着嘴唇，他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渐渐呼吸不过来，可又怕韩若雪会听见他的哭声，再一次躲进了楼梯间。

他声音沙哑，呜咽着说：「让她等太久了.....」

我点点头，背靠在墙壁上，静静看着苏清河：「是啊，等太久了。」

我的脑海里，忽然想起了一段话。

只是女人，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

可是女人，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

然而.....

等太久了，她不爱了。

不会再一往情深。

逃离了这恶性循环.....终于再也不会被困住了。